六藝之一錄

四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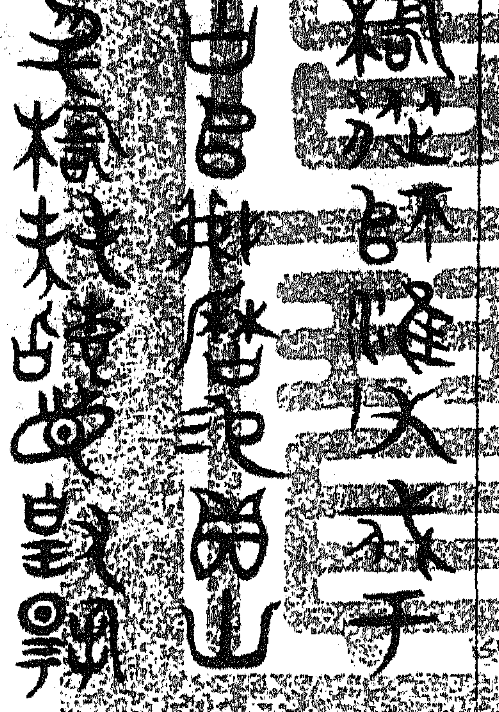
六藝之一録卷七

錢唐倪濤撰

金罍款識七

周卣

周淮父卣



蓋

穆從師淮父戍于

古𠂤蔑歷錫貝山

鈃穆拜稽首對揚

罍

師淮父休用作文
考日乙寶尊彝
其子孫永福 立戈形

音釋
同前

右通蓋高六寸八分深四寸四分口徑長三寸九分

闊二寸九分腹徑長五寸八分闊四寸七分容二升
三合共重五斤一兩兩耳有提梁蓋與罍銘共八十
二字其曰穆從師淮父戍于古者穆與淮父索諸經
傳悉無所見戍則如詩言遣戍役之戍謂穆從淮父
以戍役于古也按曲禮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則
此曰文考者蓋後世追享之罍耳夫卣非燕享之罍
惟祀宗廟之神則用之其所盛則秬鬯也且君錫臣
以秬鬯之祼其始則盛於卣其終則祼於彝所以求

神於陰者曰日乙者舉其日之吉也亦猶大夫始鼎曰日己寶鼎文考尊曰日癸尊彝之類舉日之吉者所以嚴其事也博古圖

周單癸卣

蓋

問。選單問
癸夙夕饗爾
宗尊彝其以父
子豐作父癸旅車

文考日癸乃方

罍

音釋同上

銘曰夙夕饗爾宗則是享禮所用之卣是罍乃單冏

作父癸卣

鍾鼎款識

右通蓋高五寸八分深四寸口徑長三寸六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六寸五分闊四寸三分容二升一合共重三斤二兩兩耳鬭提梁蓋與器銘共五十八字

曰夙夕饗爾宗則是饗禮所用之卣宗者如禮記所言大宗小宗之類非諸侯之傳姓者也是器乃單作父癸卣然先曰饗爾宗則癸於單族蓋是其宗耳初河南岸圯張燾者得數十物而此卣是其一復有數器雖形制不同皆有單景字疑皆一時物如所謂單

從彝單從舟單從鼎單從盉者是也獨單父乙鼎單
氏頗異又文皆少於癸卣豈詳於此則略於彼其互
相備耶博古圖
周有單子歷世不絶為賢卿士其族有襄公頃公靖
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特景者不見於經傳豈亦斯人
之族歟宣和博古圖載單從舟單從盉之類皆有單
景字必一時物也古評罷
周州卣

蓋 州作父乙寶彝

罍 音釋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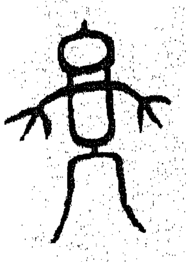
右卣蓋罍皆有銘文同曰州者不知其為名與氏也

鍾鼎款識

右通蓋高六寸六分深四寸五分口徑長三寸一分闊二寸五分腹徑長六寸五分闊五寸八分容三升二合共重四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蓋與罍銘共

一十二字曰州作父乙寶彝按州出於來國之後以州為氏在晉有大夫州綽在衛有大夫州吁其為氏則一耳卣非庶人可有是乃當時公侯卿士世祿之家此所以著姓言之也是罍特以四鳳為飾於蓋與罍之上鳳之為物有其時則見非其時則隱其出處語默類有道者故翔於千仞則覽德而下九成之後則番然來儀然將以是飾之於罍豈可非其所有而命之耶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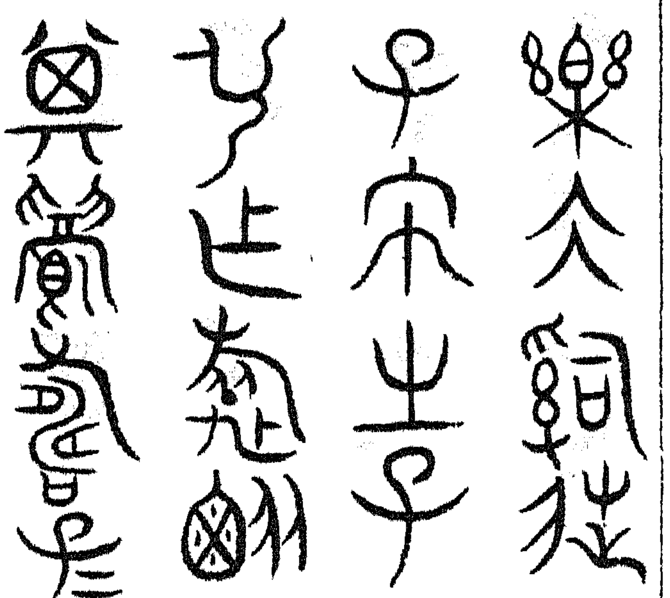
周孫卣



右通蓋高八寸深五寸六分口徑長三寸七分闊二寸九分腹徑長七寸一分闊五寸五分容四升共重五斤十有二兩兩耳有提梁銘一字曰孫狀尸形蓋孫可以為王父尸而神依人而行託物而見則其視聽食息有足以形容此古人所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尸而祝之者蓋不逃乎此理是罷特刻其

人形以銘之豈不欲其神之有依託歟卣正祀神之罍而盛祼也所以求神者得無推其類哉古人作字象形蓋莫不有旨意耳 博古圖

周樂司徒卣



樂大司徒
子象之子
弘作旅卣
其眉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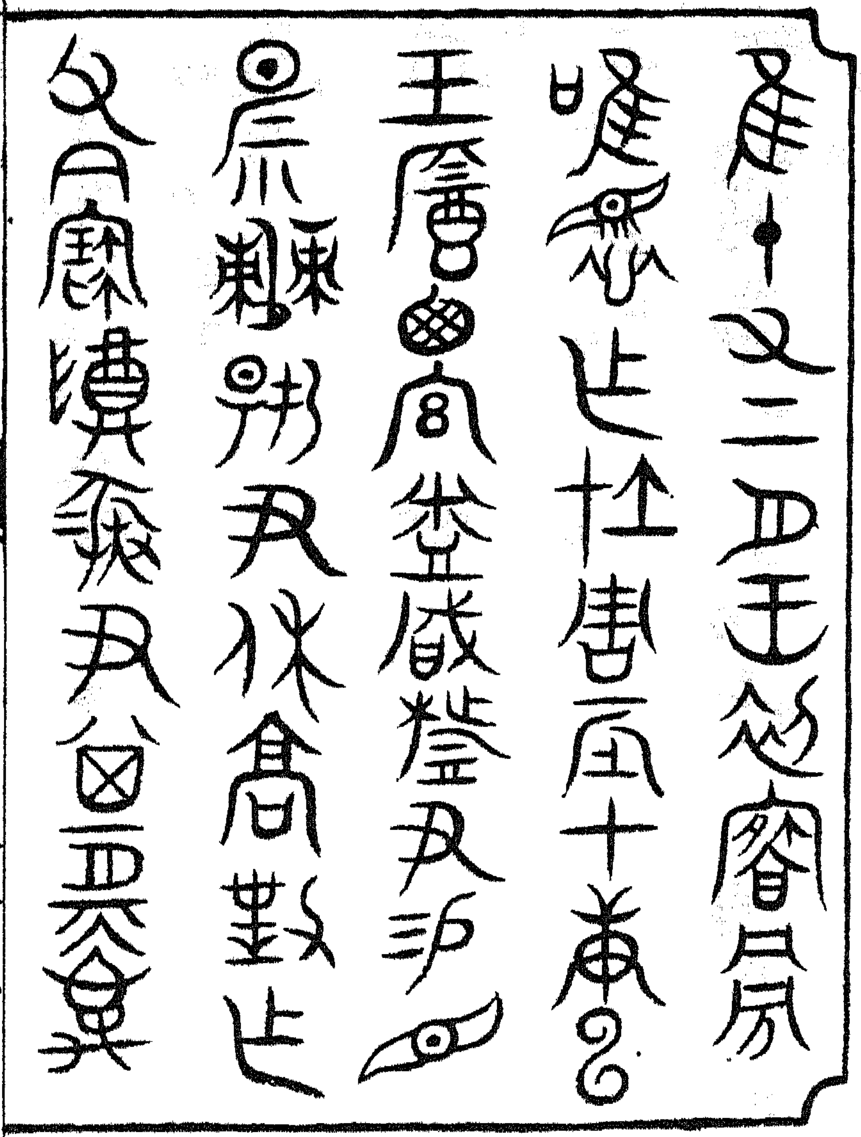
旅甗用　孫孫永寶用

右高九寸深八寸九分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三寸三分腹徑長七寸五分闊六寸容七升八合重五斤有半銘二十字周官有天地四時之職是為六卿惟大司徒實掌地事曰樂大司徒則樂者姓氏也宋戴公四世之孫有曰樂莒而後世子孫因以為氏又曰司徒子象之子洪作旅卣蓋言司徒之孫作是罷也按王安石字說衆曰旅則知旅卣者非一罷也蓋

旅進旅退非一之狀猶編鐘編磬之類是矣是罷匕

他卣而復有鼻且著地無足當是旅卣之別耳 博古圖

周尹卣



亞形中

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

唯還在周辰在庚申

王飲西宮熹成釐尹錫臣

雉[illegible]揚尹休高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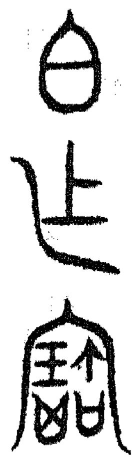
父丙寶尊彝君其亘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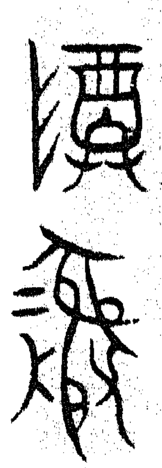
年壽乃永魯無競在
服祀長侯其子孫寶用

右高三寸八分闊二寸一分長五寸三分重二斤有二兩銘六十四字獨一字漫滅不可考按是䍶蓋尹休高對揚君命而作父丙寶尊彝也昔人作䍶未嘗不尊君命而謹其時日故曰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又曰辰在庚申言旁者則書之言哉生魄旁死魄之類也言庚申則又指其日辰矣消日之設不獨用於

祀事至於錫命造彝罔不先此而況卣所以格有廟
昭功德以示臣子之孝可不謹其始耶又曰尹其亘
萬年受乃永則受讀當作壽古人用字或如此示其
理之所在是彝之蓋兩面狀饕餮作四觚稜如山形
而屹起純緣之上飾以八虺雷紋間之精製且古但
其彝不存耳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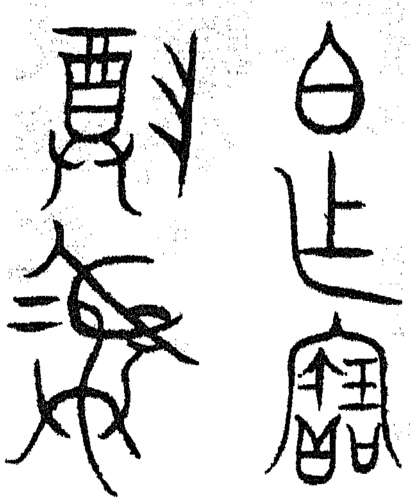
周伯寶卣一

蓋  伯作寶



尊彝

器



同上

周伯寶卣二

蓋

伯作寶
尊彝

周伯寶卣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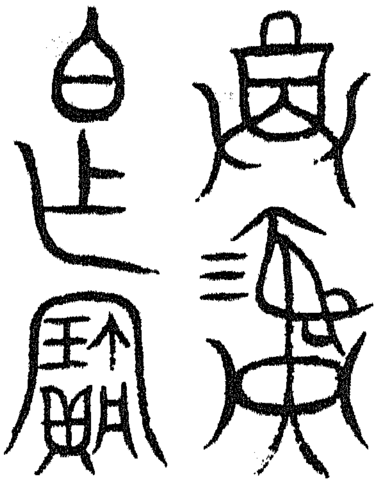
器

同上

蓋

伯作寶尊彝

器



同上

第一罍通蓋高六寸八分深四寸五分口徑長四寸一分闊二寸二分腹徑長五寸六分闊四寸五分容一升九合共重三斤有半兩耳有提梁蓋與罍銘共一十字

第二罍通蓋高八寸深四寸八分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二寸六分腹徑長五寸三分闊四寸一分容二升四合共重四斤四兩有半兩耳有提梁蓋與罍銘共一十字

第三罍通蓋高七寸二分深四寸四分口徑長二寸
九分闊二寸二分腹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九分容
一升七合共重三斤五兩兩耳有提梁蓋與罍銘共
一十字
右前一罍蓋與脰腹於雷紋地隱起夔狀蓋之蒂復
著一夔腹之兩面介其中為獸首足飾黃目提梁為
綯紐耳作兩象首後二罍腹背純素惟蓋罍之純緣
與足作夔狀間以雷紋提梁無文采而耳作獸首與

前一罍稍異然三罍銘文皆曰伯作寳尊彝當是一時物且古之以官稱伯者有二焉曰侯伯此五等之爵也曰方伯連帥則在五等之外所以率諸侯者蓋其爲伯則宜有以作彝罍以告于前人如作寳彝之類是也或以伯仲稱者或以其字稱者必有一於是也然是罍乃卣而識曰作寳彝令所藏古罍有鼎一彝一尊一皆作寳尊彝爲銘蓋先王之於罍用未有不以常法爲貴者也博古圖

周大中卣

大中作
父丁尊

右高四寸五分深四寸口徑長三寸八分闊二寸八分腹徑長五寸闊四寸容二升重二斤一兩兩耳闕蓋有提梁銘六字曰大中作父丁尊大中當是父丁之子丁者十日之號自商之君以是為紀而周亦有之商之罷有父戊爵父己斝父庚爵父辛爵父癸爵

父乙觚是皆以日為號也至於父丁爵招父丁爵父丁盉則又與此言父丁者同耳於周則復有父乙鼎丁父鬲是亦父丁之義以類求之則於古庶不謬焉

博古圖

大中當是父丁之子言丁者商君之號配以十干恐周初接商末罷耳 鍾鼎款識

周父乙卣 鍾鼎款識作商罍

蓋

蓋

亞形中父乙　罍銘同

右通蓋高一尺一寸深八寸六分口徑長三寸一分闊三寸腹徑長六寸闊五寸九分容四升七合共重七斤四兩兩耳有提梁蓋與罍銘共四字蓋與罍足之上各為八蟠夔亦周以連珠以雷紋間之蓋上又飾以兩獸以夔首為提梁且有連鼻然而亞形中為父乙字蓋有上而下為之亞有左而右為之亞言乙

則亞甲也析蓋古之姓氏如衛大夫析木鉏是也析
氏子孫仲軺者用作父乙卣則其理明博古圖

周公卣

蓋與器銘共十字古之彝器銘載不一或但紀其壽
而不言氏族姓名者如周寶卣曰伯作寶尊彝此器
曰公作寶尊彝是也觀其紋縷華縟爛然溢目非成
周文備之時疇能臻此精妙耶紹興古器評

周史卣

史者言其官也有以史為氏族者因官而受氏也商
卣亦有銘之曰史者其意殊類是耶是罍通體作饕
餮雷紋設飾甚華而色若蒼玉蓋晚周精工所製也
銘一字 紹興古罍評

金罍款識

缾壺總說

禮罍之設壺居一焉在夏商之時總曰尊彝逮于周
監二代則損益大備故烝嘗饋獻凡用兩壺次於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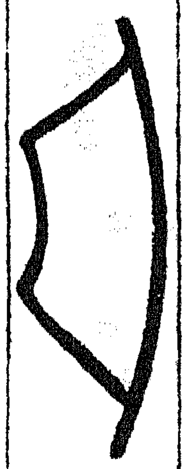
爨用於門內然壺用雖一而方圜有異故燕禮與夫大射卿大夫則皆用圜壺以其大夫尊之所有事示為臣者有直方之義故用方以其士旅食卑之所有事示為士者以順命為宜故用圜壺之方圜蓋見於此至於聘禮梁在北而八壺南陳梁在西而六壺東陳蓋東蠡以動出而有接南假以大顯而文明乃動而應物以相見之時也以壺為設豈不宜哉且詩言韓侯取妻亦曰清酒百壺壺非特宗廟之器凡燕射

昏聘無適而不用焉故其制度銘刻不一蓋自三代以來禮不相襲迄于秦漢去古既久而制作愈失故有刻木繪漆皆出諸儒一時之臆論夫尊以壺為下蓋盛酒之罷而瓶者亦用之以盛酒者也此周人有瓶之罄矣之詩然後知瓶亦古人之所用者然其字從瓦所以貴其質而此皆以銅復作螭麟鸚鵡之飾蓋古人大體至漢蓋雕鏤矣然賈至稱漢雜三代之政而王通亦謂捨兩漢安之則制作有出於此者宜

亦可觀也已宣和博古圖

商壺

商弓壺



弓

右高一尺一寸八分深一尺五分口徑長三寸七分闊四寸五分腹徑長八寸九分闊七寸五分容一斗二升重十有二斤八兩兩耳此罍以弓銘之壺酒之下尊也商之飲罍如爵者類銘之弓蓋射者未嘗不

繼之飲以其禮難所以强世者也故寓於人情之所
易此記禮者之於鄉飲以謂吾觀於鄉則知王道之
易易者其在是歟觀其兩耳可以貫繩是必繫而挈
之者製作簡樸比周罍則質勝之博古圖
商貫耳弓壺銘一字作弓形按射義云古者諸侯之
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
禮則知古之射也未嘗不飲而壺者酒之下尊也非
特為宗廟之罍凡燕射昏聘無適而不用焉銘之以

弓意謂是歟觀其兩耳通貫可繫以挈制作渾厚而文飾精緻蓋商盛時物耶紹興古器評

商欽姬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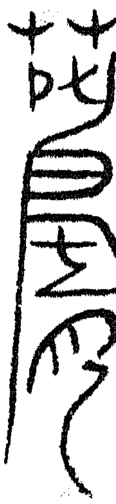
欽姬作

寶彝

右通蓋高一尺四寸六分深一尺一寸五分口徑二寸八分腹徑四寸四分容五升四合其重五斤四兩兩耳銘五字曰欽姬者蓋其氏族也古之氏族或以

王父字或以謚或以世世系所封之地於是後世子孫以之女子皆得以通稱之若曰有娀氏之女者蓋以娀國為言也若曰孟姜者蓋以姜姓為言也若曰緣女者蓋以緣公之謚為言也此言欽姬凡此類耳是罍則壺也制樣典古畧不加雕鏤之飾而曰作寶彝真所謂法度之罍也 博古圖

商蛟篆壺



月

右壺銘一字鵲首鮫足全類夏琱戈銘中藏一字髣髴如月鍾鼎款識

周壺

周仲丁壺

鍾鼎款識作召仲考父壺考古圖作召中丁父壺

惟六月初吉丁亥

召仲考父自作壺

用祀用饗多福滂

用蘄眉壽萬

年無彊子二孫二

永寶是尚

右高一尺五寸二分深一尺三寸四分口徑七寸七
分腹徑一尺一寸一分容二升有半重二十一斤十
有二兩兩耳連環銘三十七字小篆壺字壷上為蓋
中為耳下為足正皆象形而此金字其省文更奇體
類大篆年已加千周宣已後物也召仲丁雖無見於
傳記然周有召伯召虎最為聞家令姓豈其功臣之
世賢者之類耶而文曰用祀用饗多福滂語極典古
周禮朝踐用兩壺尊用祀之謂也左傳周景王燕晉

文伯尊以魯壺用饗之謂也許慎曰渥行沛滂言多福與渥澤也坊記曰恭則用祭罍故知此壺之設祀饗兼用之也是罍耳為饕餮紋結蟲獸此周罍之重大完好者也博古圖

周仲丁壺二一罍銘八字一罍銘三十七字按周有召伯召虎最為著姓此曰召仲丁父豈其苗裔乎壺字小篆作𡔷上為蓋中為耳下為足皆象形也今此壺字作亞體類大篆文省而意足尤為奇古二罍雖

形制圓匾或異銘識詳畧之不同然作罍之人則一也紹興古器評

周饕餮立戈壺

銘二字上為立戈形下作烏形上古彝罍著以五兵者往往有之其意固可以類推也烏性至孝有反哺之德豈用宗廟之罍所以致孝享歟觀其文鏤精緻遍體作雷紋饕餮實為周物而規模制作頗類商弓壺殆有所祖述耳紹興古罍評

漢壺

漢太官壺

太官銅鍾容一斛建　太官銅鍾容一斛建

武二十年工伍興造　武二十年工伍興造

考工令史丞或令　考工令史丞或令

通主太僕監掾蒼省　通主太僕監掾蒼省

右高一尺五寸深一尺三寸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一尺一寸容二斗九升五合重二十一斤二兩兩耳連

環銘三十二字按建武者漢之年號也東漢之盛惟建武永平號為極治而光武之初歲稱建武歷三十一年復稱建武中元而此曰建武者蓋即位之年號非建武中元之年也二十年歲在甲辰乃東夷率衆內附正極治之時自伍輿至蒼省蓋其作工造與大監掾之姓名耳此罷體制類壺而銘曰鍾者王安石以鍾字從金從重以止為體蓋飲無以節之則流而生禍所以銘鍾者欲其止而不流也蓋壺以取形鍾

以示戒故說文以鍾為酒罍其義如之博古圖

漢綏和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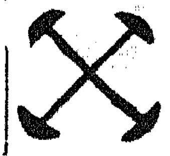
綏和元年供王昌為
湯官造世鍊銅黃塗
壺容二斗重十二斤
八兩塗工乳護級掾
臨主守右丞同守令
寶省

按漢成帝即位二十有六年始改元綏和而此壺作于是歲也鐘鼎款識

銘四十二字全用漢篆體兼有八分之致墨林快事

商舉

商癸舉



癸

銘一字曰癸小篆※爲四草癸鼎[illegible]則一草三包此則皆無草意耳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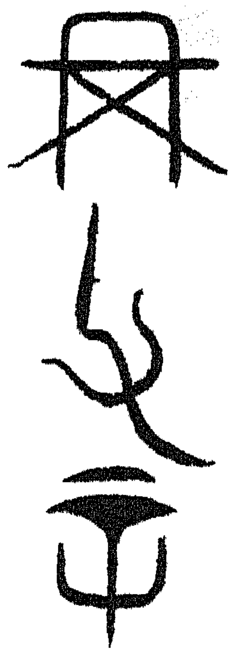
商父辛舉一

父辛

商父辛舉二

舉父辛

商父辛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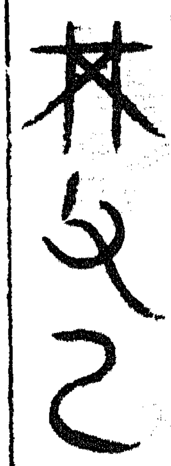


同上

右三罍政和丙申歲北海縣民道經臨朐見岸圯得

之銘曰父辛後二罍又曰舉父辛殆一時所作　鐘鼎款識

商父己舉



舉字按集韻云鬻音舉支鬲也　鐘鼎款識

金罍款識

觚斝斗卮觶角總說

夫告戒不生於理之有餘而起於言之不足大道之世天下為公何嘗切切於是迨夫禮義修於後世之

僞法度立於至情之衰故創一器則必有名指一名則必有戒異代因襲不一而足自三王以來各名其一代之器至周則又復推廣然皆所以示丁寧告戒之意曰斝曰觚曰斗曰巵曰觶曰角之類是也嘗讀詩至賓之初筵有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其終也至於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然後知酒之敗常有如此者敗常若是安得而不喧哉先王制斝所以戒其喧也又曰側弁之俄屢舞傞傞而繼之以醉而不出是謂

伐德然後知酒之敗德有如此者敗德若是安得而
不孤哉先王制觚所以戒其孤也至於斗亦法度之
所在昔人固有酌以大斗者若成王養老乞言而載
於行葦之詩者也惟卮不見於禮經而莊周謂卮言
日出者以其言猶卮之用有反復而無窮焉且玉卮
上壽見於漢祖而樊將軍亦有卮酒之賜則知卮之
為器其來尚矣若夫觶與角則以類相從故昔之禮
學者謂諸觴其形惟一特於所實之數多少則名自

是而判焉故三升則為觶四升則為角及其飲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如是而已耳然禮失於古遠之後而尊爵飲罍之類往往變而用木形製既陋而復加以髹漆內赤外黑彩繪華絢悉乖所傳是非莫得而考正殊不知三代範金以寓典法夐然不同及觀此罍一出非徒足以取證其謬而亦悟先儒之可笑矣

商觚

商合孫祖丁觚

孫
孫祖丁

右高八寸五分深五寸六分口徑四寸八分容八合重一斤二兩銘三字茲罍著形為兩孫而又曰祖丁者自名也子子孫孫詩人必取象於物所傳有無窮之意觚名合孫猶是義皆存乎戒此罍於當中屹起四稜以考其世書人飲惟祀德將無醉飾以夔又加以饕餮無貪濁之患而知所懲矣 博古圖

銘作兩孫相向故曰合孫亦子子孫孫之義也鐘鼎款識

商子乙觚

子乙父丁

右高六寸八分深四寸八分口徑四寸二分容七合重一斤銘四字曰父丁子乙按商之君其號丁則有曰沃丁仲丁祖丁武丁庚丁太丁者其號乙則有曰祖乙小乙武乙獨曰乙者然而太丁之子曰乙則知

父丁子乙者正謂此耳在昔彝器之銘有止言其父以明其子有止銘其子以昭其皇考者惟此器既言其父又言其子其銘特與它器不類蓋昔人不相沿襲自為一家之語然於義則未始不同焉其所以不同者特其或詳或畧耳博古圖

太丁之子獨曰乙則知父丁子乙者正太丁之子耳鍾鼎款識

商女乙觚一

帚女乙兹

商女乙觚二

帚女乙兹

前一罷高八寸九分深六寸一分口徑四寸九分容

六合重一斤六兩銘四字

後一罷高九寸深六寸口徑四寸九分容六合重一

斤八兩銘四字

右二罍製作相類乙者商之君號玆女者蓋女之作是罍以享於考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蓋女亦預祀事也帚者許慎曰箕帚婦昔呂公息女願為高祖箕帚之妾曲禮有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灑掃鄭康成以為酒漿掃灑婦女之職也古人之親固當報本反始以致孝享而於罍用之間必著所職者蓋亦不忘父享之教而謹

其所有事故也是罍脰刻四山腹足間作散雲布為
饕餮面目雲稍蟠細縷宛轉相間蓋從雲雷生氣所
謂刻畫雲氣也與已舉爵文正同所以皆為飲罍而
足間細工可握可拱者是臣拜君酢朝服而跪受之
端身而飲仰而盡奠於地而復拜與圭笏相為用而
禮容便具則一罍之所該使聖人制作之意可思過
半故曰觚者法度之罍也庸可忽哉韓非子曰禹作
祭罍而觴酌有絲其腰間有可綰繫處上為四蟲所

謂小蟲為雕琢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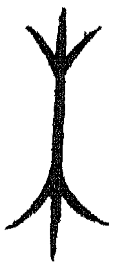
商父乙觚

亞父乙

右高八寸九分深五寸七分口徑五寸一分容八合重一斤六兩銘三字按商紀言乙者有五而此曰父乙莫知其何乙也亞乃藏主廟室之形此器腹間純素不作四稜腹足飾以雲雷取象澤物製作之妙曷以加此博古圖

亞之為義或主於獻或主於罍又曰凡罍之有亞形者皆為廟罍蓋亞形所以象廟室耳父乙則商君之號商人以此銘罍者多矣固可以類推也紹興古罍評亞次也又亞乃藏主石室是亦宗廟之罍耳鍾鼎款識

商木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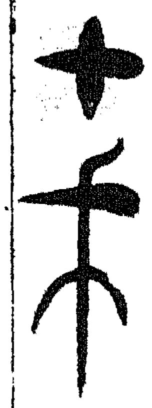


木

右高一尺一寸深七寸六分口徑五寸二分容八合重一斤九兩銘一字曰木昔之作詩者嘗借仁於樛

木而王安石以木為仁類則木者仁也觚爵飲罷而取象於此蓋嘗禘鄉射與夫燕饗之間未嘗不以仁為主耳博古圖

商立戈觚鍾鼎款識作甲子觚



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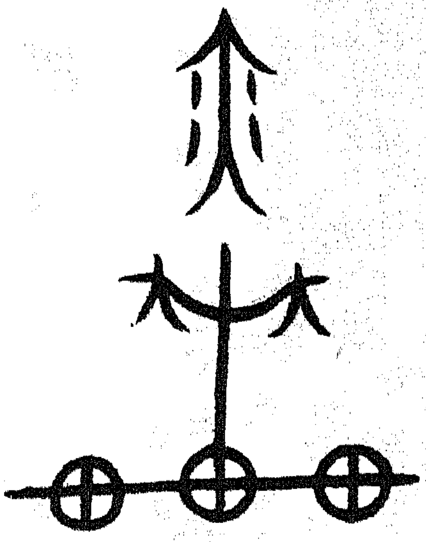
蓋子為父甲作此觚而子之字正作立戈之形所以銘武功也鍾鼎款識

右高九寸深五寸八分口徑五寸二分容七合重一

斤三兩銘二字曰甲者商君也葢商有小甲河亶甲
沃甲陽甲祖甲之五君耳又商人制罍多為物象故
著立戈以寓其戒觚之為罍既以孤為義矣又復作
戈以示焉信乎所謂無彝酒者也豈特此哉鼎也甗
也皆以是為飾則知古人所欲作者不獨飲而已是
觚也腹無四稜而款識高古非商初之制無以及此

博古圖

商奕車觚



奕車

銘上一字曰奕古無以奕受氏者殆作器者之名耳下一字作挽車之形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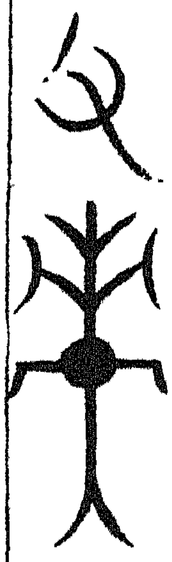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九分深六寸六分口徑五寸六分容八合重一斤一十兩銘二字按此罍觚也視其隱起雷紋與夫饕餮之飾實符商制其銘文為奕古無以奕受

氏者殆作罷多著名於此其一則爲輓車之形蓋車

軼則致敗而酒之流足以敗德疑是爲卒飲之戒博古

圖

商父庚觚



父庚

右高八寸四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五寸一分容七合

重一斤七兩銘二字按商紀有太庚南庚盤庚祖庚

而此曰父庚者宜出於是商父庚爵款識頗與此同

意皆商一時之制也許慎以為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今此庚字彷彿垂實之形故知先王取象命意各有攸當又商彝銘文特簡畧淳古其文一二言而足如此此彝是也博古圖

按商有大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必出于是說文云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今此庚字與商庚鼎庚字筆法小異然皆彷彿有垂實之形古篆取象命意之妙如此紹興古彝評

商父舟觚

父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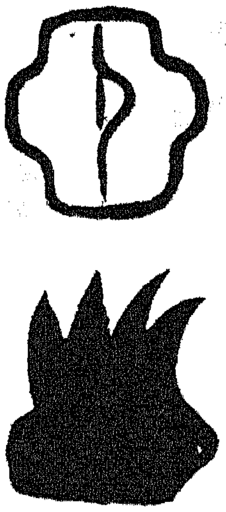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深六寸八分口徑五寸四分容八合重一斤十有二兩銘二字曰父舟此觚也而謂之舟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觚飲器也酒能成禮亦能敗德蓋有舟之義焉是器足腹為饕餮蘷虺之狀皆取鑄鼎象物之飾凡所以為飲者之規焉博古圖

商龍觚

龍

右高九寸深六寸四分口徑五寸容八合重一斤五兩銘一字作龍形龍善養人者也所養在下而能蟠蟄則能弱變化不測不可制蓄則能強然一至於亢則蹈於有悔之地觚飲罷也飲所以養陽過則有亢之悔是罷腹足兩面作饕餮狀間以雲雷皆所以著戒者也博古圖

商亞形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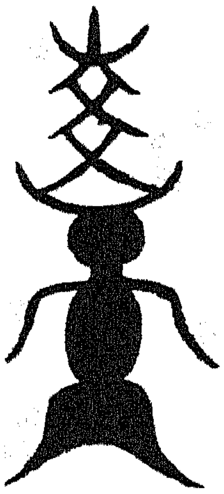


亞形中節

右高一尺五分深七寸一分口徑五寸九分容八合重二斤五兩其銘作亞形而亞形內外僅如畫象不可辨昔者崔準獲一商卣亦作此而中有足迹是觚之銘蓋此類也或以謂作圜若亞形者皆廟器也蓋亞形所以象廟室耳博古圖

亞形內一字曰節以示節飲之戒下一字近如畫像不可辨銘文作圈如亞形者皆廟器也鐘鼎款識

商孫觚



右高一尺三分深七寸一分口徑五寸九分容八合重二斤銘一字曰孫而字形小異蓋商畫類取形似而偏旁不拘於上下左右而此銘孫者謂其為王父

尸者也故有象於尸是腹兩面作重饕餮狀鼻尾之間為四稜腹之上作虺腹之下作夔其上作山皆周以雷紋而蟲鏤頗與所得商饕餮觚竊相似蓋一時物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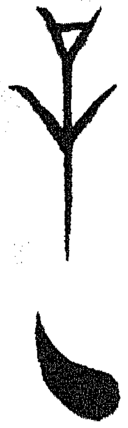
商旂孫觚

是罷銘三字為二孫聯比之狀前一孫則執旂焉夫銘之以二孫者蓋與所謂子子孫孫同意示所傳無窮也周禮司勳凡有功則書於王之太常此作旂者

豈亦取太常之義以昭其功耶 古罍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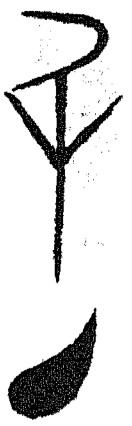
周罍

周子乙罍一



子乙

周子乙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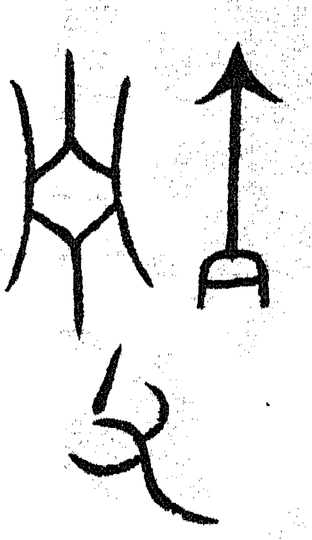
子乙

前一罍高一尺三寸九分深六寸二分口徑六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六斤四兩兩柱三足有鋬銘二字

後一斝高一尺三寸九分深六寸二分口徑六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六斤四兩兩柱三足有鋬銘二字

右二斝形制悉同惟子乙字稍異前斝乙向左後斝乙向右當是同用之斝若旅簋列鼎之類也三面皆作饕餮間以雷紋足間復狀以夔紇緣之外作山形十有一真周物也子五等之爵乙蓋其氏在周有乙公德者則乙恐其後裔耳博古圖

周父丁斝



矢宁父丁

右高九寸九分深五寸二分口徑五寸七分容四升八合重七斤兩柱三足有鋬銘四字一字未詳餘三字曰宁父丁曰宁者宁其作罍者之名也周封丁公伋于齊豈伋之子若孫有以宁為名者歟是罍以鋬為牛首之形三足純素雖近於質然觀其製作實周物也博古圖

周東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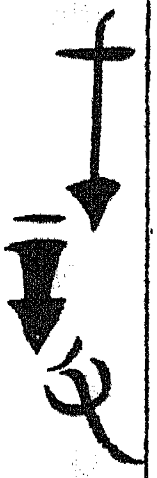
銘二字亞形内作東字夫亞者乃藏主石室之形東則有所未喻然商婦庚卣曰東子孫婦甲庚丁周乙酉方彝亦有東字見於銘識之末豈皆其氏耶是器純素與古緑花可愛雖曰周物而有商之遺風焉紹興古器評

商立戈父辛觶鍾鼎款識作子父辛觶一

父
辛
立戈形

右高三寸九分深二寸四分口徑長三寸闊二寸六分容六合重十三兩有半銘三字曰戈父辛蓋父辛者稱其號立戈者表其功也是罍純素無紋形制比他觶而梢以商言之爵也觚也觶也皆有立戈之形類銘之父辛此為商罍斷可見矣博古圖

子父辛觶二



子父
辛

二罍銘各三字曰子父辛而子字皆作立戈之狀父

辛者稱其號也鐘鼎款識

商立戈觶

立戈形

右高四寸六分深四寸口徑二寸七分容四合重八兩銘作立戈形其制比它觶為特圓且無文飾真商罷也夫戈戟者刺而傷物銘以著之蓋將以貽酒戒而觶之為義取夫其窮為單亦曰飲以禮而不可過也古人寓諸形罷豈苟然哉博古圖

商亞父癸觶

銘四字癸則商之主癸也主癸子天乙是為成湯亞乃藏主廟室之形以是推之此觶為湯宗廟孝享之器明矣夫觶在飲器中雖所取最寡而昔人於此防其沈湎猶以饕餮示其訓則知列鼎盛饌未嘗不有戒心此亦防微之意焉紹興古器評

商父己觶

父己者商之雍己也在昔彝器之銘有止言父以

明其子者有止言子以昭其皇考者唯此器既言其父又言其子又言其孫特與他器不類何哉蓋古人不相沿襲自為一家之器雖詳畧不同然究其義則一耳紹興古器評

商父已觶

銘六字父已則商之雍已也凡人君錫有功必為冊書以命之此銘作兩冊者蓋所以紀君命耳商之彝器類多作此紹興古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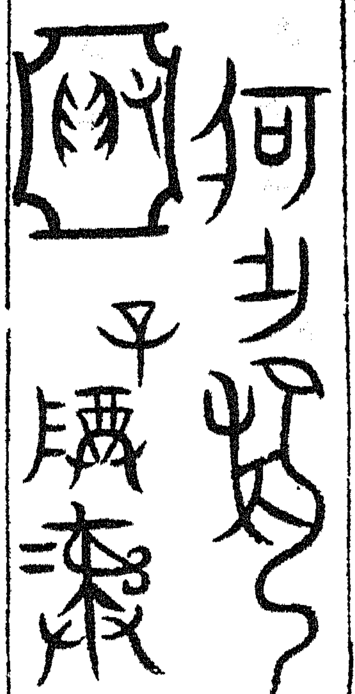
商執戈父癸觶

銘四字上作孫形手執戈商人作彝多著戈象或立之或横之至此乃執焉蓋戈者所以刺而傷物銘之於彝既以戒其過而執之於手則又有持久不忘之意焉古人垂訓兹亦至矣父癸則商號也

紹興古彝評

周觶

周父貝觶



何作人執木形亞中貝父丁辛尊彝

右高四寸七分深四寸口徑長二寸五分闊二寸二分容五合重九兩三錢銘十一字曰何作父貝丁辛尊彝又寓之以象其制圜而橢旁作饕餮之紋足有四目以取尊寓黄目之意其腰則雷紋饕餮互為盤結稽之爵卣或以父舉或以父庚為號此云父貝者書其名也而是觶則設之祭祀宴享之間所不可廢

者此書名所以示其謹耳博古圖

右銘曰作子父貝丁辛尊彝而子作執木形稽之爵卣或以父舉或以父庚為號此云父貝書其名也鍾鼎款識

周父己觶

銘四字己則獨見於商之帝號蓋商以十干為名故爾至周則有丁公伋乙公得癸公慈毋於己則未之見焉是器素質純古雖曰周物而商之遺風猶未殄

也紹興古罍評

周角

周雙弓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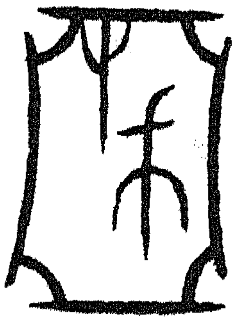
罍

冊祖

弜作

冊乙

鋬



立戈

亞中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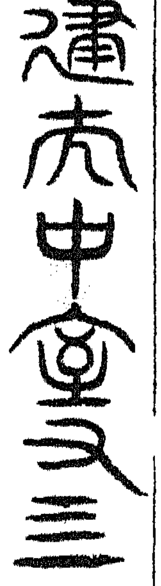
執艸

右高八寸三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三

寸一分容七合重二斤二兩有鋬䍐與鋬銘共八字曰作祖乙為雙弓之形旁作兩冊又為亞形中有倒戈是䍐畧類爻已角而特小兩面為雷紋饕餮鋬飾以牛首然兩弓狀皆弛而不張蓋示其耀德不觀兵之義亦若倒戈示其不用耳古者有文事必飾之以文有武備必飾之以武於其大饗之禮猶有白黑形盬以昭其武而況用於飲䍐間哉勝者飲不勝於習射固存此義則夫象諸形䍐者可後是哉博古圖

銘中作雙弓者弜字也玉篇音渠良切彊也作罍者之名也蓋弜為祖乙作此罍耳旁有兩冊亦著人君冊命之意亞者如商罍所謂廟室也亞形中作立戈之象者子執少也亦宗廟祭享之罍耳銘識與文全類商罍 鍾鼎款識

漢建光巵



建光中室有四

右高四分口徑長七寸一分闊四寸三分重十有二

兩兩耳銘六字曰建光中室有四按東漢孝安帝即位之十六年名其年紀曰建光是罷蓋於建光中造也中室之稱者疑其有五室而此特中室之罷耳蓋漢武立帳則有甲乙言中室有四則其他亦或有數也是罷之形若栝圈而復有兩耳以金塗之兩耳回旋不齊蓋於製作有取焉博古圖

六藝之一錄卷八

錢唐倪濤撰

金罍款識八

爵總說

凡彝罍有取於物者小而在禮實大其為罍也至微而其所以設施也至廣若爵之為罍是也葢爵於飲罍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禮實大爵於彝罍是為至微然而禮天地交鬼神和賓客以致冠昏

喪祭朝聘鄉射無所不用則其為設施也至廣矣考之前世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則爵之所取者小又其為器至微也信然然周鑒前古禮文大成而特以爵名其一代之器則豈不有謂蓋以在夏曰琖在商曰斝在周曰爵名雖殊而用則一則其取象各具一妙理耳故其形制大抵皆近似之琖從戔故三足象戈斝戒喧故二口作喧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雀小者

之道下順而上逆也俛而啄仰而四顧其慮患也深今考諸爵前若噣後若尾足脩而鋭形若戈然兩柱為耳及求之禮圖則刻木作雀形背負琖無復古制是皆漢儒臆說之學也使夫觀此三代之器則豈復有是陋哉

商爵

商父乙爵一

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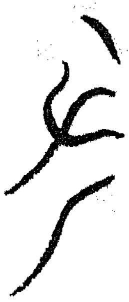
商父乙爵二

孫父乙

商父乙爵三

父乙

商父乙爵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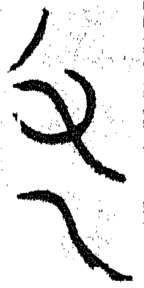


父乙

商父乙爵五

父乙

商父乙爵六



父乙

商父乙爵七

父乙

第一器高七寸五分深一寸八分口徑長五寸六分闊二寸四分容五合重一斤有半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第二器高六寸八分深一寸八分口徑長五寸六分

闊二寸五分容五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
三字
第三斝高六寸六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六寸闊三
寸六分容五合重一斤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
二字
第四斝高六寸一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五寸五分
闊二寸五分容四合重一斤三兩兩柱三足有流有
鋬銘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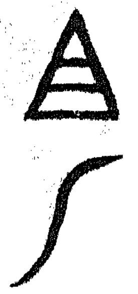
第五罍高六寸七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二寸六分容四合半重一斤三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第六罍高六寸六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五寸四分闊二寸六分容四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第七罍高六寸八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二寸六分容五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右商之君稱乙者六曰報乙者成湯四世祖也曰天乙者成湯也於後則又有祖乙小乙武乙太乙是諸器皆曰父乙蓋出乎此而未知其決為何乙耳然諸器所同者咸以牛首為鋬以雲紋為柱其小異者或有雷紋雲氣饕餮蟠夔之飾視其簡古不煩真商物也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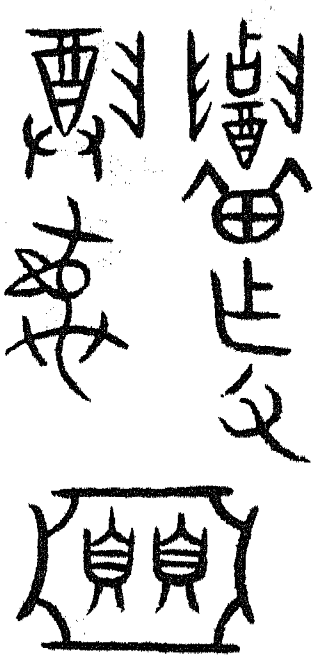
商祖乙爵



祖乙

右高七寸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五寸闊二寸七分容三合重一斤一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且商之君以乙名者不一而祖乙與一焉然諸爵之銘有曰父乙蓋謂報乙天乙小乙武乙之君也其子銘之故云父乙此獨曰祖乙則謂成湯以來十四世之君曰祖乙者是也按士虞禮主婦洗足爵釋者謂有足無文而是罷純古畧不加飾兹所謂足爵者歟博古圖

商招父丁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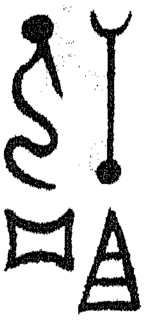
招作父丁

尊彝

亞形中貝貝

右高六寸五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六寸三分闊二寸九分容五合重一斤七兩三足有流有鋬銘九字其文曰父丁尊彝蓋商人作禮器多銘之彝義取有常而無變也是爵曰招者名載其人為父丁而作也形製特無二柱為反坫之用比諸爵為小異未知古人所以立意何如耳博古圖

商祖丙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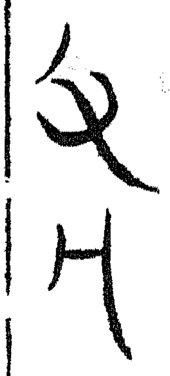


矢祖
孫丙

右高六寸五分深三寸二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二寸六分容五合重一斤五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上作矢形旁為一孫字其下著祖丙焉商世之君類以十日銘其器而配以乃祖乃父則此爵亦其一耳古之訟者入朿矢以自明其直則矢有直之義況於為之孫者固當直己以從祀事於乃祖茲取以寓其

意也博古圖

商父戊丁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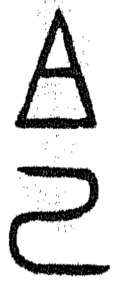


父戊丁

右高六寸四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六分闊一寸六分容三合有半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曰父戊丁夫戊者謂太戊也丁則紀其日耳先王之時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所謂剛日則甲丙戊庚壬是也所謂柔日則乙丁己辛癸是也宗廟之事內

事也此所以用丁日歟是罍純麗之質樸而不彫蓋
原其時則商物也故其製作近似之博古圖

商祖己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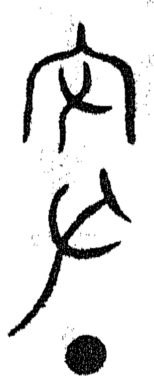
祖己

右高七尺三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六寸四分闊二寸九分容四合重一斤七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曰祖已按商有雍已而無祖已此曰祖已以見其孫之所作也且三代之罍銘載不一然愈簡而愈

古愈詳為愈近此夏商周之辨也道降而下辭費而已故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蓋會出於不信矣若夫大信不約故不言可也此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而民敬者是所謂愈簡而愈古者也質是罍豈茍云乎哉博古圖

按商之君有所謂雍己者故凡曰父己祖己者皆商罍也是罍文鏤制作皆出於周而銘曰祖己何耶既不載於經傳殆有不可得而考者古罍評

商守父丁爵



守父丁

商飲父丁爵

飲父丁

第一罷高七寸五分深三寸口徑長三寸九分闊二寸八分容三合有半重一斤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

第二罷高六寸九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六寸一分

闊二寸七分容四合重一斤二兩有半兩柱三足有

流有鋬銘三字

右二罍一曰守父丁言子之為父丁作也曰守者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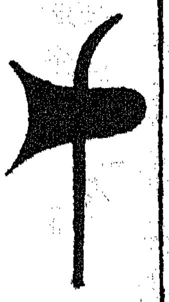
示其持盈守成善繼志述事之義易所謂守罍者莫

若長子是也一曰飲父丁若所謂以飲平公者是歟

器以載銘銘以立義視其罍而求其義則知古人所

以制作豈徒然哉博古圖

商斧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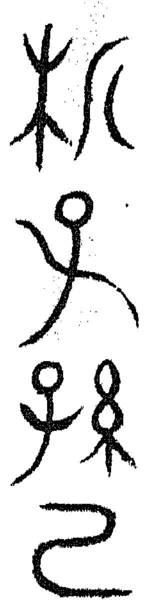


象形斧字

右高六寸六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七分闊二寸七分容三合有半重一斤三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一字作斧形按天子之服十二章而黼作斧形蓋斧之為意取其有斷唯有斷則剛足以立我而不流於沈湎亦飲者之戒也且禮始於飲食之初故汙尊抔飲而禮已在焉今畫作斧形書體末易蓋禮之所藏罷已備矣豈在夫曲禮三千而後見鋪筵設几之虛

文哉博古圖

商子孫己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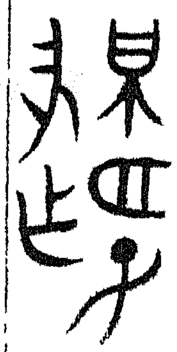
析子孫己

右高六寸五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二寸六分容四合重一斤二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四字曰析子孫己爵以飲福貽之子孫者故曰析子孫析之義蓋取夫斂之則在我析之則在下曰己者商之君號有曰雍己也夫為人後之道能享其祖考

則是乃所以來其福嘏耳銘之於宗廟之罍宜哉博古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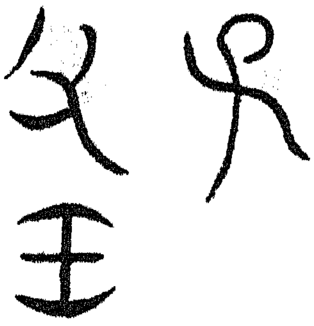
商子爵一



爵○子

○作

商子爵二



子

父壬

前一罍高六寸七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一分

闊二寸四分容三合重一斤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

鋬銘五字

後一罍高六寸五分深二寸九分口徑長五寸闊二

寸四分容四合重十有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

三字

右前一罍銘五字所可辨者子與作二字而已後一

罍銘三字曰子父壬嘗考諸姓夏后氏曰姒商曰子

周曰姬皆以其祖賜姓於君故子孫得而承之然而

論三代之祖則一出於黃帝夏之祖昌意商之祖契周之祖稷皆黃帝之子孫也黃帝四世而禹始有夏又十七世而湯始有商又十九世而武王始有周其三代未有天下之初則皆始封為諸侯於是賜姓此所以有姒子姬之異姓也商之器大抵多銘一子字著國姓也曰壬則商之君有仲壬外壬此銘父壬故知為商爵無疑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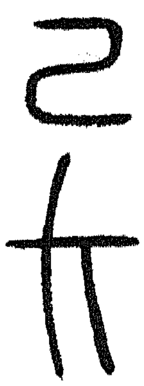
商之彝器以子銘之者為多然其說不過有二一則

傳子孫之義一則著國姓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紹興古器評

商己舉爵一

己舉

商己舉爵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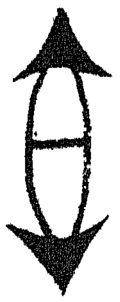


己舉

右高七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闊二寸六分容四合重一斤十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

後一罍高七寸深三寸口徑長五寸九分闊二寸六分容三合重一斤六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右二罍皆曰己舉己者商之雍己也舉者因獻酬而舉之故名其罍曰舉至如尊罍鼎彝其銘通謂之彝者蓋此類耳博古圖

商車爵


車

右高五寸五分深二寸七分口徑長四寸八分闊二

寸四分容三合重十有五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銴銘一字曰車以牛首為銴柱上加雲紋流尾與足並皆純素兩面作饕餮雷紋間之先王之時凡誥戒於酒無所不致其嚴若銘之以車則豈無其義蓋車有量酒亦有量也車載禮酒亦載禮也然則一醉日富鮮克由禮多見其不知量者豈不知覆車之有戒耶蓋以車銘之不徒設也博古圖

商秉仲爵

辛秉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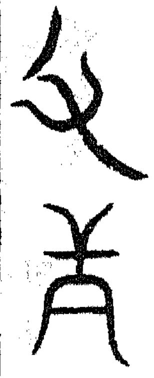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二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二分闊二寸六分容五合重一斤二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三字曰辛秉仲是爵流尾與足純素無紋兩邊作饕餮狀間以雷雲夫辛者紀其日也秉仲無所經見而秉者疑其為名仲則伯仲之稱也前有秉仲鼎而此亦曰秉仲正一類物耳博古圖

商父壬爵

父壬

右高七寸三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二寸七分容五合重一斤四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曰父壬按商之君有曰仲壬其子曰太甲有曰外壬其子曰祖乙是器必太甲祖乙為其父而銘之然二君未知其孰是也博古圖

商父庚爵



父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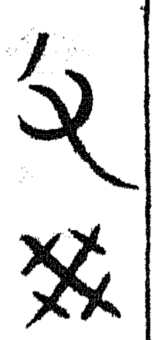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深三寸三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二寸七分容四合有半重一斤七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按商紀有太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者必出於是然言庚者自銘也且商庚鼎庚之字作𢆉而取形於垂實蓋庚為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字適相同此比庚鼎字形為已變矣蓋世之相去有先後故字畫亦因世為損益也博古圖

祖庚商號也博古圖載庚鼎之字從[illegible]又有庚爵作

芃與此庚字形不同葢世之相去先後故字畫亦因時而為損益耳紹興古器評

商紀有太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者必出於是又曰父者以明子為父作於祭祀燕享之閒著庚以正其名耳同上

商父癸爵



父癸

右高五寸五分深二寸九分口徑長五寸一分闊二

寸五分容五合重一斤一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

二字曰父癸者即商成湯之父蓋子為父作於祭祀

燕饗之閒著癸以正名也博古圖

商中爵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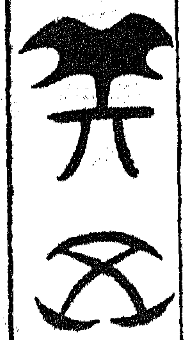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深二寸九分口徑長五寸闊五寸二分容

四合重十有二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商人作罍尚

質而字畫亦簡古非若周之彝罍粲然成文故是罍

特銘一字曰中而已中之為義王安石釋中字云上以交乎下下以交乎上左以交乎右右以交乎左則以禮為飲者其上下左右中於勸酬交舉無過不及之咎也蓋其語簡則義微故耳博古圖

商尊癸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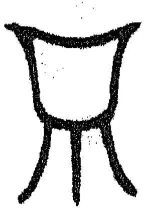


尊癸

右高六寸五分深三寸口徑長五寸闊二寸六分容四合重一斤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二字曰尊癸按

癸者成湯之父此商罍宜以是識之然又以尊銘之者則王安石解六尊所謂尊居其所而爵從之也蓋舉彼則知此焉是罍兩面作饕餮而間以雲雷上為山形以牛首為蓋三足純素柱上復作雲紋銘識簡古真周以前物也博古圖

商雷篆爵



象形爵

右高六寸七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六寸二分闊二

寸七分容四合重一斤五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一字象爵之形而文鏤回轉若古文雷字昔人於飲食之末尤謹於禮故飲罷多取雷象蓋雷也者養神於冬而起用於震其動也時故易有山下雷頤之象頤者養也酒以養陽食以養陰過則失所養矣此著雷以為之戒者凡以示其動惟以時而已博古圖

商龍爵

龍

銘一字象龍形即龍字也政和丙申北海縣民道經臨朐其岸圮出數罍此其一焉以龍銘爵蓋取夫亢而有悔以示其飲不可過過則有悔之義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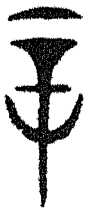
商素爵

象人拱物形

右高六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長五寸六分闊二寸四分容四合有半重一斤二兩兩柱三足有流有鋬銘一字象人拱物形近類子字蓋商子姓而凡見

於罍之銘者類多如此且王安石云酒尊居其所而爵者從之蓋制字之義酋者在上拱者從之爵之所從亦以下而拱上也博古圖

商辛爵



辛

銘一字曰辛字畫奇古罍藏盧公裔家今不在矣銘止一字如李氏所藏庚鼎癸鼎銘亦一字鐘鼎款識

商休爵

休

銘一字曰休字畫極古得於向巨源傳本爵名曰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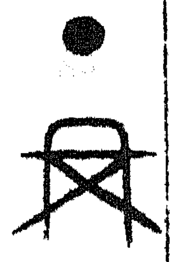
未詳何義 鐘鼎款識

商單爵

單

銘一字曰單考古云單姓也王楚云是觶耳 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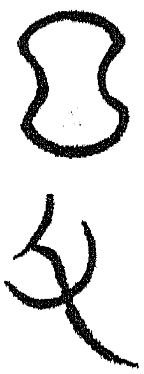
丁舉爵



丁舉

博古錄云王玠得古爵於洛而名之曰丁舉字畫古拙丁亦商君之號其為商器無疑也 鍾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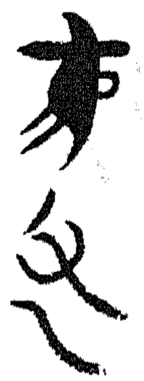
商言父爵



言父

銘二字曰言父如瞿父招父信父之類考古錄云此爵有足無文蓋足爵也 鍾鼎款識

商象形父乙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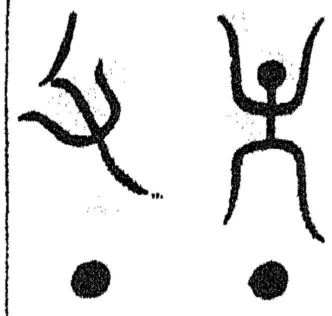


爵 父乙

上一字作象形爵字有象形鼎象形鬲前亦有象形

爵蓋商罍之制多如此 鐘鼎款識

商子父丁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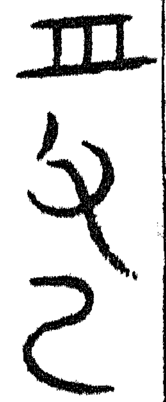
子

父丁

銘一字在左柱曰子二字在腹當耳曰父丁蓋子為

父丁作此爵耳 鐘鼎款識

商舟父己爵



舟父已

銘上一字作横舟蓋示沈湎之戒也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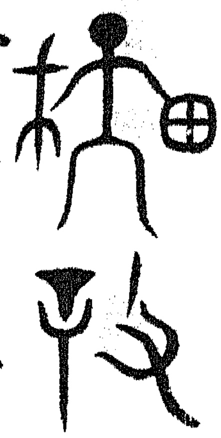
商父舟爵銘二字爵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禮實大先王之時凡誥戒於酒者無所不致其嚴銘之以舟則豈無其義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譬之酒能成禮亦能敗德取象垂訓顧不美哉紹興古器評

商主人舉爵

舉人主

考古錄云銘二字在耳謂之主者舉亦爵觶之名因獻酬而舉之也 鍾鼎款識

商父辛爵



子 左執田 父 右執戈 辛

上一字當作子左執田而右執戈者有且耕且戰之意立戈者子或孫也大者為子小者為孫 鍾鼎款識

商父己爵

銘五字舉父已其下象二矢之形而以一格立之父已者雍已也凡鼎彝用享其父則必識以其子繼雍已者弟大戊也而謂之子者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耶夫男子之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今著以矢意其在茲乎紹興古器評

商伯爵

銘三字夫所謂伯者其類不一分等之爵則有侯伯之伯建諸侯之國則有方伯連率之國而又于謚于

名于字于序皆可稱之古之彝器多銘以伯者必有一於此也紹興古器評

商孫爵

銘一字曰孫夫銘者自名以稱揚其祖考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此特言孫以見意者蓋孫可以為王父尸則又知其為祭祀之用耳是器通體純素不加文飾與商子孫己爵商己舉爵大畧相似以類考之必商物也紹興古器評

周爵

周冊爵

銘一字曰冊說文謂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諸侯進受於王者也古之罍多著此象豈皆當時受賜於君以昭其功者耶紹興古罍評

周立戈爵

銘一字作戈立形戈為兵器戡戮戰伐皆從之蓋有傷物之意爵雖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

古爵悉為此狀者示酒戒也今又銘以著之則昔人謹微防患之意可謂切至矣紹興古罍評

金罍款識

簠簋豆鋪總說

禮始於因人情而為之蓋以義起而制之使歸於中而已明以交人幽以交神無所不用必寓諸器而後行則簠簋之屬由是而陳焉然去古既遠禮文寖失況遭秦滅學之後其書焚矣疑以傳疑而無所考證

則諸儒臨時泛起臆說無足觀者故見於禮圖則以簠為外方而内圓以簋為外圓而内方穴其中以實稻粱黍稷又皆刻木為之上作龜蓋以體蟲鏤之飾而去古益遠矣曾不知簠盛加膳簋盛常饍皆熟食用匕之器若如禮圖則畧無食器之用今三代之器方圜異制且可以用匕而食復出於冶鑄之妙而銘載粲然則先王制作尚及論也豈刻木鏤形者所能髣髴哉至於豆則乃其實水土之品亦所以養其陰

者夏以楬豆商以玉豆周以獻豆制作雖殊所以為
實濡物之罷則一也昔醢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供
薦羞則豆之用於祭祀者如此士昏禮設六豆於房
中則豆之陳於昏禮者如此以之示慈惠之燕訓恭
儉之饗亦待此以有行者也是以天子之豆二十有
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七凡
以尚德也鄉老六十者三七十者四八十者五九十
者六凡以尚齒也然則用豆之義其可忽諸嘗考制

字之法禮必從豆以禮之不可廢也豐必從豆以時之不可緩也戲必從豆以交際之不可忘也故孔子於造次之間與夫荅問之際嘗眷眷於此者蓋為是爾若夫劉公鋪與夫君養鋪之二䍌舊以其鋪之聲與簠相近因以附諸簠今考簠之䍌方而鋪之䍌圜又自與豆登畧無少異故其銘前曰君作養鋪而疑生之豆亦曰養豆則是其銘亦近之疑銘之以鋪者有鋪陳薦獻之義而其䍌則豆故以附諸豆之末云

周叔邦父簠

叔邦父作簠
用征用行用
從君王子孫＝
其萬年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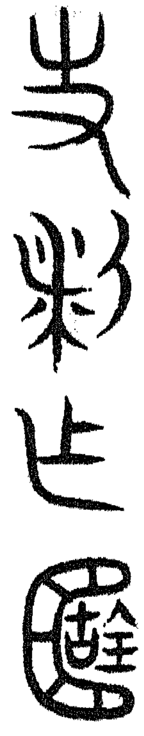
右高三寸四分深二寸一分口徑長一尺闊八寸一分容四升一合重四斤八兩兩耳銘二十二字曰叔

邦父莫知其誰特春秋轅氏名邦蓋季晳之子也今所藏寅簋銘曰叔邦父豈非一種簋耶曰用征用行則叔夜鼎亦銘以征以行按王安石字說征正行也凡言征者皆以正行銘之臣有從君之義故又繼之曰用從君王是簋飾以蟠螭周以重雷耳作螭首實周簋也博古圖

周史黎簋一考古圖作史剎匳音乏

史黎作簋

周史黎簠二



右二簠一出古簠物銘一藏扶風乞伏氏銘文同而字畫小異史黎二字皆籀文 鍾鼎款識

周鄀子斯簠一

鄀于子斯自作旅簠

周鄀子斯簠二

鄀于子
斯父自作
旅簠子孫
永用

右二器一出向瀦本一出古器物銘云藏宗室仲爰家銘文詳畧不同

周太公簠 考古圖作太公缶

太公作豐
寶簠子孫
永寶永享

按舊圖云咸平三年同州民楊善德獲於河濱以獻此器與叵中及史剌二器形制全相類銘皆從匚而文不同此器乍從缶叵仲器從夫史剌器從古亦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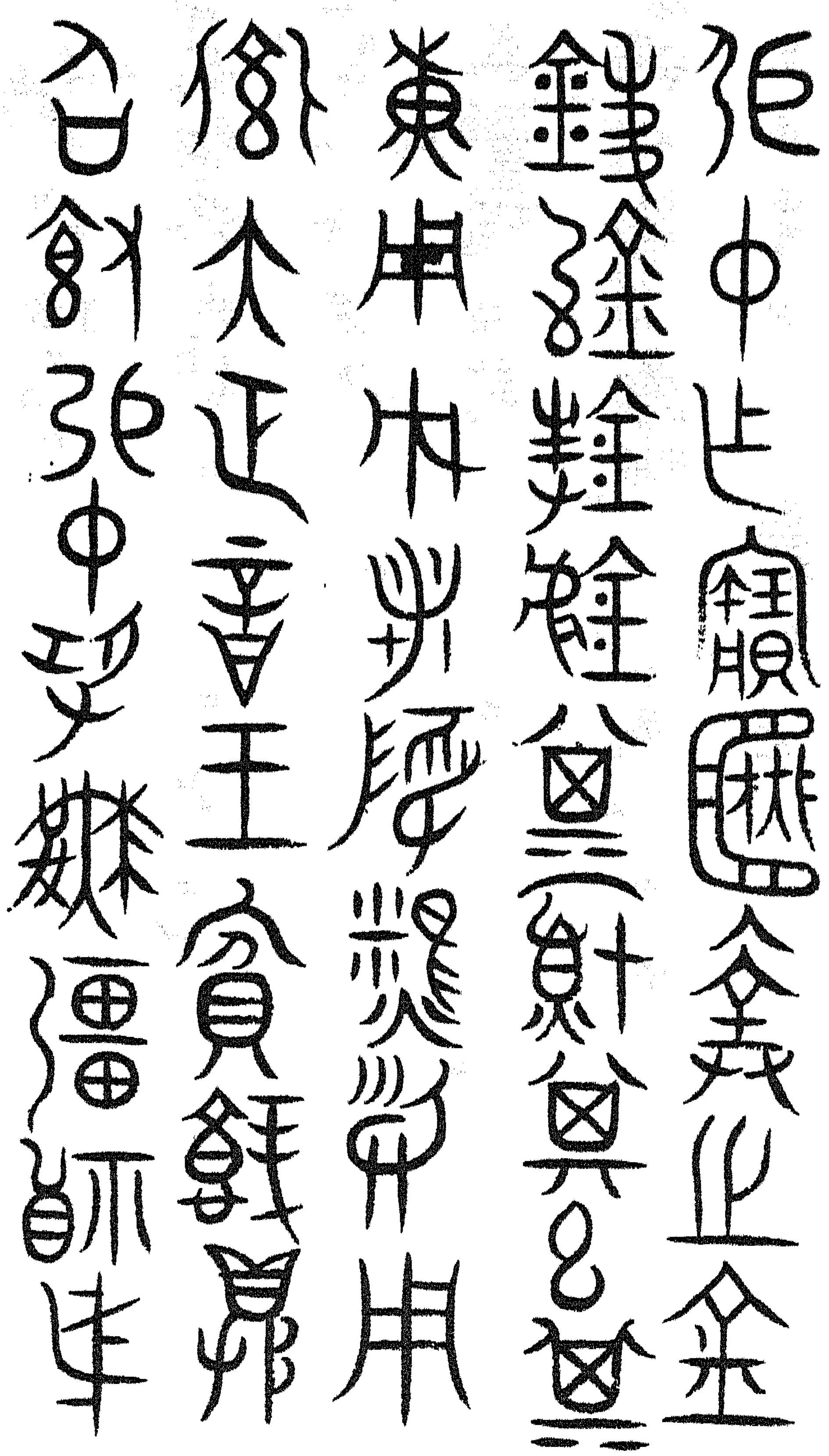
字医字即古簠字與簠聲相近又形制皆如簋而方文雖不同疑皆簠也考古圖

太公寶缶銘　謚書無太自周書定法後世雖有附入然不著此也昔齊有太公則謂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假以自見然則太上為古非考行而傳也後世雖不以此考謚如田和輩皆取以自號於世秦自夷公後太公繼之其子代立是為惠公夫惟子代其位故以太上自稱秦齊皆有太公秦紀失傳其故世不

考之其以謚為太公惟秦則然矣其曰太公實缶則
秦之廟罍也楊南仲以其書為缶呂氏圖為古古非
罍名則其說不可据也今考於小篆則為缶者類矣
雖秦篆故有與古文類者其不相類則亦衆也豈可
盡据以求合耶傳曰盎謂之缶鄭康成許慎服虔皆
以缶為瓦又曰汲罍又謂缶無以五金名者今考弫
仲作匜銘殆與此類故知其為簠也古之為簠者本
或作匿亦或作医則匿字為医書畫類也然自古者

缶簠同文特後世不知考故識者疑也廣川書跋

弡仲簠一集古録作張仲匜　廣川書跋東觀餘論俱作弡仲寳匜　考古圖作弡仲匜



張仲作寶簠擇之金

鈇銘　其纁其玄其

黃用盛諸稄穛米用　後三罷音

饗大正音王賔䬳具　釋俱同

召飼張仲愛無疆福必

友飱飼鼎寶張仲畀壽

弭仲簠二

弭中乍寶簠擇之金

鏷鐈鏐鑪其寘其玄其

黃用盛秫稻穛粱用

饗大正音王賓饌具

旨飤弭中受無疆福之

弡仲簠三

弡仲簠四

饗大正音王賓饌具
旨飤弭仲受無疆福諸
友飲飤具飽弭仲畀壽

劉原父先秦古器記云右二簠得于驪山白鹿原簠者稻粱器其銘曰張仲見于小雅宣王臣也所謂張仲孝友者矣贊曰宣治中興方虎董征張仲孝友秉德輔成或外是經或內是承文武師師安有不寧歟

陽文忠公集古録云張仲簠銘四其文皆同而輔注偏旁左右或異蓋古人用字如此耳鐘鼎款識

右張仲簠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旁左右或異蓋古人用字如此爾嘉祐中原甫在長安獲二古簠於藍田形制皆同有蓋而上下有銘甚矣古人之為慮遠矣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周宣王時人也

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罍始復出原父藏其罍予錄其文蓋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罍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蓋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于道不汲汲而志在於遠大也原父在長安得古罍數十作先秦古罍記而張仲之罍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集古錄

弡仲匜辨云劉原父弡仲匜銘以隸寫之云弡仲作

寶盫擇之金鏖銳鑪其纁其玄其黃用盛諸稜穛米用饗大正音王賓飤具召飼弡仲受無彊福必共餐飼具鎗與餂同音飽也弡仲眉壽所謂鐮鑪即廣雅所載此二字乃趙生所釋子亦然之然趙初不知廣雅有此語及觀之彌可信也弡音其勿反穛側角反早取穀也飤徒兮反飤音祀弡字原父誤釋為張字遂以為張仲之簋歐公從而文之以數百言蓋失之矣古簋中又有弡伯敦豈仲之兄乎東觀餘論

古人制法其書已亡不可得考今惟幸其器時有存者可以察也京兆民得古器為銅方匜其大若干其深若干文飾繁縟世不能考以法數惟其銘曰弡仲作寶匜劉原父釋曰寶医医於禮為櫝凡所以盛弓弩矢也而方中矢字又不與古文合不知何据而言也今考篆文集字當作匧其書尚與篆合古文匧不從竹後人因之從竹者誤也小篆雖秦文然亦存古古文不廢其同者甚衆若匧從夾其文可以得矣惟

方字為古文然小篆自不从竹其用竹者或體也世或疑篋未有範銅為之此猶以从竹為古之器矣嘗見諸書說金箱石篋無不備也延康中上黨抱犢山功曹李及於巖得書四十卷盛以金箱然箱篋以載而藏之為名用金用竹隨其所為也豈但盡用竹哉弡之忍翻訓曰弓強也余以自漢以後諸書考之集古錄以為張仲誤也廣川書跋

上方所藏旅簋至衆獨無旅簠呂氏考古圖所載備

矣大抵皆簋也昔嘗考其銘竊有疑於此矣簠簋古人共用之器也雖廢棄已久不應獨存簋而無簠匊藏所得不應盡藏旅簋以故世不得其制禮家乃為一器但方圓異耳嘗見紀城得器方圓雖異大抵類桶惟蓋為龜此古医之制也大觀元年劉仲馮以其匊藏古器上之適余在館始盡模其銘併得原父釋考之其曰弡仲寶医原父固以為張仲所作器也医又作医余按弡伯之器既曰匧矣今而則又以医為

医其說異也考其文方中作汞以古校之則為医與簠同其文古也後世禮樂既廢簠簋之制尤失至以方圜論辨而不知天子諸侯卿大夫異制苟為傳誤襲謬方且守之不議何也廣川書跋　冡說文云冢本字高墳也

右簠銘本兩䍜底蓋皆有銘悉同其一原父以遺歐陽文忠公按集古錄以中上一字為張字引詩六月篇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曰此周宣王時張仲䍜也呂大臨考古圖以偏傍推之其字從巨不從長以隷字

釋之當為弡弡字雖見於篇然古文與隸書多不合

未知果是否金石錄

周簠

銘一字簠盛加饍蓋熟食用匕之器也今禮圖所載

則内方而外圓穴其中以實稻粱又刻木為之上作

龜蓋制作之異乃如是耶以是考之然後知禮家之

學多出於漢儒臆度非古制也紹興古器評

乾隆御覽之寶

六藝之一錄卷八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篆隷監生臣郎錦騧